

南京大屠杀系列丛书

陷都血泪录

郭摇岐摇著

摇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序言 轲志刚 轲

写在《南京大屠杀》之前 轲思亮 轲

自序 轲摇岐 轲

陷都血泪录 _____ 郭摇岐 轲

为日军暴行作见证 轲

从新疆到军事法庭 轲

粪池掏宝性命卅条 轲

胁奸不从和尚丢命 轲

逼子烝母罪恶滔天 轲

当庭辩论质谷寿夫 轲园

恶贯满盈最后下场 轲袁

桂永清与教导总队 轲原

首都南京保卫之战 轲苑

城陷前夕大军北撤 轲园

兵荒马乱遍地尸骸 轲员

不知名的救命恩人 轲袁

挹江门里血流成渠 轲缘

全营弟兄放声大哭 轲愿

一排弟兄壮烈殉国 轲园

同生共死患难之友 轲袁

匿身领馆比鼠不如 轲缘

血腥屠杀搜难民区 轲苑

十九万人惨遭扫射 轲怨

Contents

十里江滨大屠杀场 轱
大烟囱里躲了三天 轱
杀人焚尸佯死逃生 轱
水西门烈女受辱记 轱
猥秽下流不伦不类 轱
十二岁女孩遭毒手 轱
半老徐娘大遭其殃 轱
美籍教授女守护神 轱
中华民族永不会亡 轱
魔掌之下勇救女生 轱
外人吁请封刀安民 轱
国际委员反被利用 轱
蒋委员长拨米救济 轱
不见棺材不落泪吗 轱
骤然升起爱国热情 轱
爱国一课永远难忘 轱
遍城大索恐怖世界 轱
检查过关杀杀杀杀 轱
一见武器统统枪毙 轱
指鹿为马虎口逃生 轱
湖泊池塘死尸淤积 轱
三寸金莲巍立树桩 轱
开口便借太太小姐 轱
搜到女子下手便抢 轱
父母救女愿以身代 轱
贼去关门欲哭无泪 轱
日本国骂“爸架妈拉” 轱
你们这是咎由自取 轱
石破天惊要一杆枪 轱
井底石头无限隐忧 轱
同胞之爱永记心头 轱

Contents

亲身下井水底捞枪 轶闻
六尸塚畔黯然神伤 轶闻
枪声一响后援即上 轶闻
做贼心虚满口撒谎 轶闻
给约翰牛的下马威 轶闻
美国领馆连杀四人 轶闻
德国将军洗劫一空 轶闻
欺软怕硬如此皇军 轶闻
屠杀比赛骇人听闻 轶闻
托词登记全面搜杀 轶闻
夫妻对泣生离死别 轶闻
黄兴公子忽生奇祸 轶闻
三冬腊月尸臭薰天 轶闻
逞欲施暴恬不知耻 轶闻
烈焰腾霄一烧三月 轶闻
八十老翁两度遇劫 轶闻
陶宝庆落水当汉奸 轶闻
卖国贼穷得没饭吃 轶闻
宣传队都作反宣传 轶闻
一时权宜之计者流 轶闻
时日曷丧与汝偕亡 轶闻
风声鹤唳日军胆怯 轶闻
防空司令幸得不死 轶闻
逃难危城存此纪录 轶闻

危城脱险记

——陷都血泪录后一章—— 郭摇岐 轶闻

日军检查险遭不测 轶闻
窥识日人面部特征 轶闻
被害军民何止卅万 轶闻
情势险恶存身困难 轶闻

Contents

宗副官如救星降临 轱苑
决走水路八仙过海 轱愿
化装小贩偷带手枪 轱园
钱物用品小心隐藏 轱圆
出挹江门不堪回首 轱猿
登上渔船沿岸多尸 轱源
江北土匪岸边打劫 轱缘
泰兴口岸太平世界 轱苑
搭上英轮闯关抵沪 轱愿
命相家灵验的预言 员怨

附录一 轱子手的下场 轱方矩 轱最员

附录二 轱忆父亲 轱凤翔 轱苑

序 摇言

摇摇由我这样一个后生晚辈来作序，难免有点唐突。生于 1947 年的人，无论怎样的阅历和悟性，恐怕都难以真正地溶入到全书的字里行间，去完全贴切地感受郭岐将军创作时的心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的人所书写的当时的历史，确实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郭岐将军是 1937 年南京保卫战的参加者，当时担任南京守军的一名营长。南京沦陷后，曾躲进难民区，于三个月之后脱险。回到大后方后，郭岐将军根据自己在南京的惨痛经历和耳闻目睹日军血腥屠杀中国军民的累累罪行，以血泪之笔写就了《陷都血泪录》一书，并于 1945 年 1 月起在西安的《西京平报》上连续登载。1946 年，应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传讯，郭岐将军以证人的身份参加了对南京大屠杀元凶谷寿夫的审判。他和众多中国证人所列举的如山铁证，成为对谷寿夫等刽子手判处极刑的重要依据。从这个意义而言，郭岐将军的这部历史记录的真实性是经过历史检验的，是不折不扣的信史。

本书收录了郭凤翔女士所作的《追忆父亲》一文，她是郭岐将军长女，也是《陷都血泪录》一书简体中文版的出版委托人。郭女士与父亲自小失散，1949 年后方才重逢，其中的悲欢离合，五味杂陈，是一段难得的中国人人生的逼真写照。

考虑到原书的部分照片曾引起争议，原书所选的历史照片基本未再选用，但增加了一些与内容有关的历史照片。

我父母和郭凤翔女士是故交，我很小的时候，我们两家住在—

条巷里。虽然认识已久,但从不知她的父亲和一家还有如此多的曲折故事。

1982年夏天,我从学校毕业,准备从事研究工作。有一天,父亲忽然说起有关郭女士父亲的一些往事,而且他曾经在郭女士那里见到过其父留下的书稿,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录。随后,父亲带我拜会了郭女士,于是就有了郭女士委托我在内地出版《陷都血泪录》一书的事情。

原以为此事不算难办,但数年过后,竟然无成,不免感到好事多磨。凑巧的是,1984年12月,我在云南参加滇西抗战国际学术讨论会,偶遇江苏行政学院的李继峰夫妇,说起了这桩事情。他们很热心地给我推荐了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的张连红教授。回到北京后,我给张教授打去电话,虽然向无往来,古道热肠的张教授很爽快地答应下来。经他几番周折,终于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玉成此事,了却了郭岐将军及其后人多年的一桩心愿。

《陷都血泪录》后经郭岐将军修订,易名为《南京大屠杀》,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台湾出版。先前中国内地也有若干书刊载过郭岐将军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些记述,有的摘自台湾出版的《南京大屠杀》一书,有的摘自当年《西京平报》的连载。据本人手头所见的资料,大致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悲愤·血泪·南京大屠杀亲历记》(时事出版社1983年12月版)、《金陵血泪》(北方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与《血祭》(中国人事出版社1983年版)。为了尊重历史和作者,全书的内容基本未作变动。此次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仍采用最初的稿名,除了删节了部分与主题关联不大的内容,且对个别地方作了文字上的改动外,基本上保留了1982年台湾版《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原貌。并增加了郭凤翔女士的“追忆父亲”这篇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章,以资阅读和研究的需要。

谨以此序。

王志刚

1984年12月于北京

写在《南京大屠杀》之前

摇摇这是一部根据郭岐先生三十多年前的笔记——“陷都血泪录”，而由郭先生本人以纪事本末体裁，文艺的笔法，重新增订改写而成的巨著。

据郭岐先生谈起他当年作“陷都血泪录”笔记，乃是就目睹南京沦陷，日军入城的暴行，作翔实的记载，并述及一九七二年九月九日联合报所载“受降廿七年悲日本”一文里面，曾把他的这一部笔记和美国史迈士教授所写的《南京战祸写真》等书，并列为报道日军在南京暴行最为详尽的书，现在由郭岐先生就他的原笔记和新搜集的资料，重新撰写，无疑更具有历史和文艺的双重价值。而此时此刻，当能给予人们“痛定思痛”的回忆。

我和郭岐先生过去在台大同事过一段时间，承嘱在这部二十几万字的新著前面写几句话，所以略述所感如上。

钱思亮

一九七三年二月廿七日

■
陷
都
血
泪
录

■
· 摇 ·

自摇序

摇摇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十二月九日日军围攻我首都南京,三日后城陷,日军竟屠杀我无辜军民三十余万人,笔者当时因职责所在,未能随国军撤退,乃化装潜匿,而得目覩此一人间浩劫。生死边缘,挣扎百日。每念“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夺地屠城悲剧,亦无如此残暴。

笔者脱险后,旋又奉命恢复军职,曾历任中央军校总队长及国军师长等职。虽公务繁冗,而每有余暇,则信笔将此沦城百日之往事,回忆记录,成“陷都血泪录”一稿,聊作个人之雪泥鸿爪,并留待子孙后辈追思纪念而已。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抗日圣战终获胜利。在日军无条件投降后,我政府虽对日人采宽大政策,但对南京大屠杀之刑责,仍严令追究。而被扣受讯之当年屠城日军司令官谷寿夫等,推卸责任,狡辩南京死亡之三十余万军民,乃双方战事惨烈的后果,负责审讯该案的军法官,苦无证据,以致迟迟未能宣判。适当时国防部第五厅厅长徐汝诚兄,知予曾陷身南京,亲历目睹,并撰有“陷都血泪录”。乃报请国防部急电召余自新疆防区飞返南京,出庭作证,终使谷寿夫等俯首认罪,以战犯处死,南京三十余万无辜军民奇冤,乃得以申雪。

当谷寿夫等在南京雨花台伏法后,友好多促予将此稿付印出版。但念及蒋介石先生对日本采取“以德报怨”政策,俾日人知所省悟,革面洗心,实不宜以一己私愿,有违蒋先生意愿,因而打消出

书之念。今念日本右翼分子全无反省之心，乃整理旧作，易名为“南京大屠杀”，送请中外杂志连载。非以称个人之快意，实为历史作见证，亦期国人多所认识日本军阀之丑恶嘴脸。现连载告一段落，蒙中外图书出版社辑印成书，并承前台湾大学校长、今中央研究院院长钱思亮先生赐序，王培尧教授、李郁塘先生、冯永材先生、刘方矩将军等或提供图片、或补充资料，使本书得更臻完善，谨申由衷感谢之忱。

1988年 苑月郭岐于台北

陷都血泪录

摇摇为日军暴行作见证

怒吼、喝骂、指斥、诅咒，愤慨与激动的大汉儿女、炎黄子孙，群集在南京励志社大礼堂。大礼堂的楼上楼下、门里门外，拥挤得水泄不通，万头攒动。成千上万只坚定有力的手，一致指向被告席上的那个小矮胖子、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案主角、元凶，抗战初期的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

时间是中华民国三十六年（~~1947~~1947年）三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以前，我应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传讯，为谷寿夫战犯一案作证，如时如刻抵达南京励志社军事法庭大门外。然而，临到门口，却发现那一天自动赶来旁听谷寿夫定讞的我国同胞太多。偌大的励志社大礼堂，竟然人如潮涌，了无空隙，连我这证人都无法挤入礼堂入席就座。迫不得已，只好借重法警为我在前开道，引我拾级登楼，劝开人丛，让出路来，走到楼上右角证人席上坐下，在那里，我可以将军事法庭全景一览无余。在我的面前，置有一具麦克风。

我一眼就看到了被告席上的谷寿夫，那个满身染满血腥、九年多以前曾经在我首都南京一手制造古今中外从未闻之的大屠杀案的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在他指挥之下的疯狂日军，演出了举世震惊的空前暴行，受到全球舆论的同声谴责，为人类历史留下了莫大污点，根本否定了日本是一个文明国家。连二次大战期间出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都曾在他战后的回忆录《昭和之动乱》一书中坦然直承：

“攻入南京的先头部队中岛师团，在南京的暴行，轰

动了国际视听,使日本声誉,一落千丈。”

当年的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记者,曾直率地指出:

“日军此次作战虽占优势,但军队本质已坏,无法救治。无论在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日军官兵纪律之坏无以复加。遇到女人,不问老幼,任意奸淫,强奸之后再加以残杀,逢到壮丁更是一律杀害。种种残酷行为,全无人道。每到一处城镇,任意劫掠,抢了东西之外,还要焚烧房屋。种种暴行,上行下效,根本无法约束,这是日本最大的一个隐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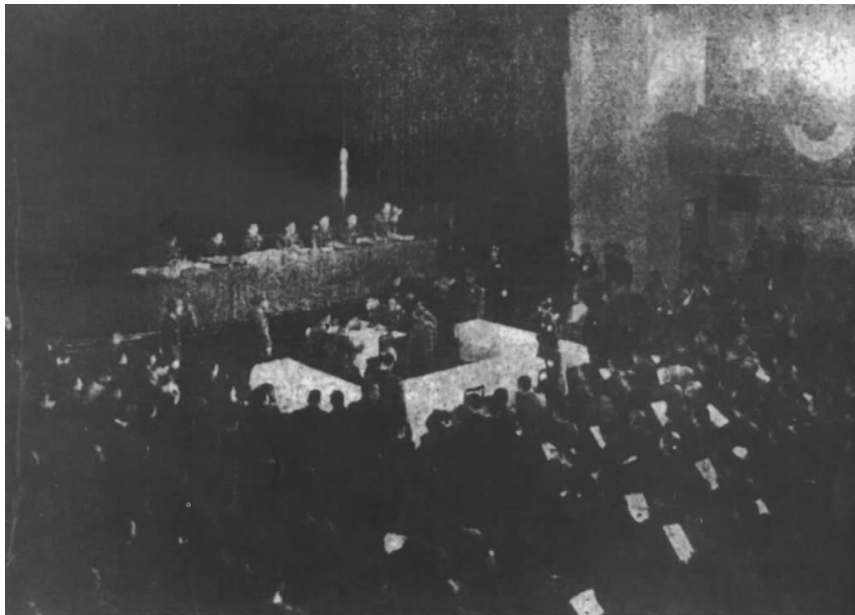
如今,日军暴行的始作俑者,和我全国同胞结下了血海深仇的“南京大屠杀案”的主要战犯谷寿夫,便木然地坐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楼下由军警同志严密监视的战犯席里,正受到成千上万愤怒的中国人的厉声呵责。我深信,当年在场的每一个中国同胞,对那个纵容部下肆意行凶逞暴的日本高级军官,都恨不能寝其皮而食其肉。

谷寿夫一脸漠然麻木的表情,他在万目所视、万手所指之下惊悚自危,正襟危坐。他还在中年,身材矮矮胖胖,蓄着东洋小胡子,身穿便服。他貌不惊人、语不出众,谁能想到,他身上背负着数十万惨遭屠戮奸杀者的血债!

然而,在律师席上,依然坐着一位由他聘请前来担任辩护的律师。

国防部审判战犯最高法庭审判长石美瑜先生升堂入座,全体肃立,声震屋宇的愤怒叫骂声立刻嘎然而止,人人起立向主持公理正义的法官先生致敬,石审判长先请检察官宣读谷寿夫的滔天罪状。——那厚厚一本,多达五万余字的罪状是我所提供的一部血泪交织、读来令人目裂发指、肝肠寸磔的真实记录,是日军攻陷南京以后,我因不及撤退困居首都三个月中,亲眼目睹的日军奸淫屠戮暴行之纪实。

检察官先行核阅我的全部笔记,开庭审判谷寿夫的时候,由于时间关系,他仅只择其大要,列条摘述。但这一项摘要宣读,即已费时大约一个钟头。在那一小时里整体法庭肃然静穆,鸦雀无声,只有检察官琅琅宣读的声音。我和在场的每一个人回首前尘,曷胜悲痛凄怆,几乎人人都是热泪盈眶!



设在励志社的国民政府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从新疆到军事法庭

悲痛凄怆中又复夹杂有紊乱的思绪和迥乎寻常的感受，一幕幕的往事历历在目。我并非一个宿命论者，然而我之能够应传出庭作证，指控谷寿夫的罪行，却在冥冥之中似有前定。

抗战胜利后，我曾担任陆军新编四十五师师长守备新疆，精河一战兵败后投奔胡宗南将军，胡宗南将军殷殷地留下了我，命我担任军官总队大队长。为时未几，我又接奉国防部的命令，调我到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三期受训，因此，我才从边陲西北回到了睽别已历九年的首都南京，那曾经是我的另一处伤心之地。

说起来也真是凑巧，有一天，我因事告假，从陆大课堂上下下来，上了大街，无意间邂逅了知己好友徐汝诚将军。汝诚兄和我不但是黄埔军校同学，尤为多年并肩作战的伙伴。在新疆，我任暂编第四十五师师长，汝诚兄即为暂编第四十六师师长。调回南京后，他正担任国防部第五厅厅长。

把臂欢晤 寒暄叙阔 汝诚兄忽然想起来一件大事 他问我道：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现在正在审讯南京大屠杀案的主凶谷寿夫 急需觅求具体而详备的证据。你不是曾经把南京沦陷三月的所见所闻 写成了一部笔记吗？这部笔记此刻还在不在？”

我所写的那一部南京大屠杀实录 实际上正是一笔笔记载十余万死难同胞血债的真实记载。纵使抗战八年时期我曾间关万里 转战南北 我却始终贴肉收藏 须臾不离的。因此 当时我一听到汝诚兄这么问时 便毫不迟疑地回答他道：

“在！”

“那很好，”汝诚兄十分高兴地说，“我以前拜读过你那部笔记，认为那是南京大屠杀最完整、最翔实的报道了。不知道你是否愿意提供出来 作为军事法庭检察官检举谷寿夫的罪证？”

日本已告战败 裕仁天皇发出了无条件投降的哀鸣。尤其是委员长有过呼吁国人“以德报怨”的昭示 我无意打落水狗 用我的私人笔记来将谷寿夫绳之以法。然而 事隔九年多 南京大屠杀的残酷恐怖记忆犹新 垂死同胞的嗷嗷悲号依稀在耳。事关十余万惨死军民的血债 数十百万受辱者的不共戴天之仇。国耻必须湔雪 民族大义不可不予伸张 这不是一人一己之事。因此 我毅然决然回答汝诚兄说：

“我很愿意。”

汝诚兄很快地便去知会了石审判长 石审判长立刻就跟时任海军总司令的桂永清将军取得联络。石审判长之所以找到桂总司令 那是因为自桂总司令担任陆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总队长的時候起 我便是他的部下。

桂总司令命海军总部的军法处长吴智和我联络 于是 我便将珍藏九年之久的那部笔记取了出来 冠上一个“陷都血泪录”的题目 交给吴处长 转呈石美瑜先生。经过石美瑜先生和军事法庭检察官的核阅 认为全部纪录真实详尽 堪以采证。中华民国三十六年（~~1947~~1947）三月二十日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即以国审字第七十四号公函 致送海军总部军法处。这一具有历史性的公函全

文如下：

本庭受理谷寿夫战犯一案，前承检送《陷都血泪录》一册，记载当年日军之暴行，极为详尽。想著者郭岐君曾经身历其境，本庭实有传讯之必要。该案业经定期本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在励志社大礼堂继续审理。相应填就传票及送达证各一纸，随函送，请查照。希代为送达郭君，并嘱准时到庭，仍将送达证于庭期前后复送过庭为荷。

此致

海军总司令部军法处

附传票及送达证各一纸

接获传讯作证的传票之日我不禁百感交集，锋镝余生，出生入死，不曾想到我还有给南京十余万生灵报仇雪恨的一天。

检察官宣读我的“陷都血泪录”，长达一小时许，好不容易始将摘出部分宣读完毕。励志社大礼堂的楼上楼下，顿时又起了一片紊乱，旁听的各界人士为那些证词深切感动。有人号啕大哭，有人掩面悲泣，有人指着大刽子手谷寿夫破口大骂，有人激动异常地高声狂喊着：

“用不着再审判了，快把谷寿夫拖下去五马分尸，为死难军民报仇！”

幸亏有大批法警竭力维持秩序，请旁听的中国同胞勉力压抑愤怒激动的情绪，在这神圣而庄严的法庭上，方始不曾发生意外。

石审判长一开口，偌大的法庭顿时安静了下来。审判长首先朗声地介绍了我，然后，他命我起立发言，当众作证。

我徐徐地站起身来，口部对准了麦克风，两眼定定地望着故作镇静、凝神倾听，和我有着一楼之隔的谷寿夫，我坚定有力地说：

“日本军队侵占我国首都南京，他们的暴行，史无前例，罄竹难书。今天在庭上，我仅举出下列数则，作为例证。”

摇摇 | 粪池掏宝性命卅条

日军进入南京以后,搜刮劫掠,无所不用其极,真可以说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至。举一个例子,他们连奇臭扑鼻的大粪池,也不肯轻易放过。

在南京东冈头,有一个大粪池,一部日军硬说粪池里面藏有值钱的东西。他们自己怕臭怕脏,便吆赶来三十多位中国老百姓,硬逼着他们下粪池去打捞。

时值严冬,天寒地冻。三十多位中国同胞既冷又怕,站在粪池边上瑟瑟地抖缩,他们眼见那座粪池面积奇大,其深无比,粪汁和便溺正发出薰人欲倒的奇臭。当然会迟疑趑趄,逡巡不前,没有人敢于奋身一跃,没入池底。

这时候,那一批日兵便声声喝令,一再催逼,当他们看到我国同胞在粪池之侧,面有难色,立刻便拉保险,弹上膛。随便拣一个人扬手便是一枪,那位同胞中弹倒地,当场惨死。但是其余的同胞仍还畏缩着不敢下粪池去。日军发出疯狂的狞笑,他们不再喝令,不再催迫,却将在粪池边上哀哭求饶的我国同胞当作活靶,每次枪声响处,便有一位我国同胞猝然栽倒。灭绝人性的日军连杀我国同胞十余人,再用步枪横扫猛击,把其余十几位我国同胞尽数扫下粪池去。粪汁四溅,骇呼凄厉,日军连连地倒退几步,他们在恐怖凄厉的夜里,等候十几位中国同胞给他们捞上些金钱财宝来。

静夜寂寂,月黑风高,料峭的寒风在为苦难的中国人悲号,日军耐心地等了很久很久,大粪池依旧悄无声息。及至他们走近粪池再去探觑,这才发现那十几位中国同胞都在粪池里面冻死溺毙了。这就是三十余条人命的最后归宿,他们也有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和日本皇军一样是有血有肉、同文同种的人类。倘若那一批日军有朝一日恢复了人性,他们当不难发现,为什么那三十余名中国人宁愿中枪而亡,也不肯跃下粪池,因为他们知道在粪池里冻死溺毙,实在是比一弹毙命更惨。